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四

起居維作盡著
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禘祭

禘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

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胡夾翻

大赦 慕容

廐遣使請降

降戶江翻

五月詔拜廐鮮卑都督廐謁見何龕

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

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襜褕爲禮襜褕單衣也龔口含翻

龔嚴兵以見之龐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龐曰主

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龔聞之甚慙深敬異之

受降如受

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爲過也何必以爲慙乎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

彊

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鮮卑東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

賣爲漁陽烏桓大人厚侮家奴厚侮以其健使將人衆

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

段疾六眷務勿塵之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疾六眷因亂被掠容或有之務勿塵既能爲部落之

帥恐不待其子招數侵掠龐龐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

誘而後能彊盛也

單于階以女妻廐生眇仁昭

慕容段氏遂為婚姻之國數所角翻單音蟬妻七細

翻

廐以遼東僻遠徙居徙河之青山

徙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

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徙河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徙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徙

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明堂

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

荀勗卒

濟子禮翻

勗有才思

思相吏翻

善伺人主意

伺相吏翻

以是能

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

罔與悵同悵慙

失志之貌悵亦恨望失志之貌

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

賀邪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

之甲申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

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

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

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

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

江二二字衍更俟博考濮博木翻

並假節之國

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

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

立皇子

又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

代王皇孫通爲廣陵王

熾昌志翻
通以律翻

又封淮南王子迪爲

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

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

暢嗣駿爵而不居
關中之任故徙封

琅邪王覲

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佻之子也

晉制宗室封
郡公者制度

如小國王澹徒覽翻
又徒監翻佻音曹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

才人位
次美人

李延壽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九嬪之下
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玖舉有翻

生皇

孫通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

閭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
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
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

王佑

濟從兄也與羊祜等並事文帝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
帝寵任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

鎮要害

要害謂雍
荆揚之地

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

典禁兵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

爲于
偽翻

以散騎常侍劉寔

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

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晉避
景帝諱改師爲傅行下孟翻

寔以時俗喜進趣

喜許記翻
趣讀曰趨

少廉讓

少詩
沿翻

欲令初除官

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

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

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

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

頌王國置相漢制也
晉後改爲內史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

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于矯世救

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

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

此引濟川爲譬也濟大川者雖不橫絕大川亂流而

渡然必因水勢漸靡而行舟向其所趨以登陸之路然後汔濟否則爲水勢所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

岸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

帝受禪改元泰始至是二十五年

凡諸事業

不茂既往

言立事造業不加茂於往時也

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

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

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

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

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

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

帝之使諸王分鎮而內不足以

齊之此劉頌所爲深慮也

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

如周

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靜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

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

國隨以亡

見前後漢紀

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

上安矣

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宜不在此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

至少

少始

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務於

下非惡勞而好逸

好呼到翻

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

別能否甚難察也

別彼到翻

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

易

豉翻下
居易同

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怠於考終此政功所以

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論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

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

周禮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司空是爲六卿而冢宰總之

秦漢已來九列

執事丞相都總

此西都以前制也

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

自漢先武

以來以吏事責尚書事歸臺閣諸卿奉成而已斷丁亂

翻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

付外寺

外寺謂諸卿寺

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

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

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

復扶又翻

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

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

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

舉

御史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違翻監工銜翻

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

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

而撓法在其中矣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撓奴教翻

是以聖王不善碎密

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

勲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

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

言法制修明雖後嗣昏愚有所據依則其

治猶若明智之爲也此言蓋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構而帝又無典則以貽子孫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至夫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雖存禪不能守之矣

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

恒戶登翻

不患不舉此將來

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

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時改匈奴五部

淵輕財好施

好呼到翻施式智翻

傾心接物五部

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爲劉淵得衆以移晉祚張本

奚軻男女十

萬口來降

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

諱表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己酉太子即

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爲非禮安有先帝初棄羣臣太子即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

己巳以

王渾爲司徒

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

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

惡爲路翻

乃與黃門謀

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

保以公就第

瓘封菑陽公

劇陽康子魏舒薨

三月甲子

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

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者

品秩第二

帝疾篤未有顧命勲舊之臣多已物故侍

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

間如字間者病小差

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

尚未發

去年遣亮出督豫州

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

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

朝直達翻聞音問

駿從中書借

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

華戶化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自

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

索山客翻復扶又翻

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

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

歆之孫劭曾之子也

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間位皆至公二人身名相似也

遂趣汝南王亮赴鎮

趣讀曰促

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

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

年五十五坤之六三曰含章可

貞坤以含弘爲德后道也含章殿必在皇后宮中春秋書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帝字量弘厚明

達好謀

好呼到翻

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

改大熙爲永熙

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

楊駿入居太極殿

前殿也

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

殿

時梓宮蓋自含章殿徙殯太極殿也

以虎賁百人自衛

賁音奔

詔石鑒與

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

監工銜翻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

哭於大司馬門外

亮自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于大司馬府門外

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

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

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

帥陵兵討亮劬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

帥讀曰率趣讀曰促

鑒以爲不然保持之

保亮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

亮問計於廷尉

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于公

朝直遙翻下同

公不討人而畏

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

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

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

幾居希翻

咸曰

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

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

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

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左軍將軍傅祗

晉志曰按

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

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

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

傳嘏仕魏顯于嘉平正元之間

丙子詔中外

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

關中侯

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侯之下

復租

調一年

復方目翻調徒弔翻

散騎常侍石崇

前書侍中石崇此書散騎常侍必有一誤

蓋因舊史成文也

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

上時掌翻

以爲帝正位東

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

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

稱證尺翻

且大晉卜世無窮

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

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

自漢文短喪之詔嗣

君即吉聽政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

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

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

易以政翻下同

周公大聖猶致流

言

周成王幼冲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

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

武帝泰始

二年帝爲皇太子時年九歲至是三十二歲矣

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

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

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

止楊濟遺咸書曰

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

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

慮咸以直言致禍也

咸復書曰衛

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

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能直言特以苟且爲保身之計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

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

亢口浪翻

故致忿耳安

有恠恠忠益而返見怨疾乎

恠苦紅翻恠恠信也包咸曰恠也

楊駿以

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

悍下罕翻又侯肝翻

故以其甥段廣爲散

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

訖

省悉景翻

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愎

愎弼力翻狠也

中外多惡之

惡烏路翻

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

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

守式又翻處昌呂翻

今宗室

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

日矣

昵尼質翻

駿不從楚資之孫也

孫資事魏三祖掌機密

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

景皇后居

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爲于偽翻

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

可妄殺

楊駿字文長

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

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

匈奴東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

原茲

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

漢獻帝建安二

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屬并州

彰曰自古一姓二

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

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

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嗣子既不克

負荷荷下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楊駿之敗

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人吉其凶其謂是乎復扶又翻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

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

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府衛將軍

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晉東宮六傳拜太子母

謝氏爲淑媛媛于春翻晉志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好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

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

容言于武帝曰

從千容翻

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

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

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

朝直遼翻長丁文翻今知兩翻

卿可俱詣之

粗及世事

粗坐五翻略也

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

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

子遁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

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以

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淵爲五部大都督則左國城大單于

之權

與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永平楊駿執政所改元也駿誅改元

元康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

孕以證翻

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荀

勗馮統楊珣

統丁感翻珣余招翻

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

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差楚懈翻

楊后曰

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

賈充字公閭晉之代魏充力居多

妃親其女正

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

復扶目翻

妃由是得不廢后數

誠厲妃

數所角翻

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已於武帝

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

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

所不禮也

晉制二衛置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觀如字

陰構駿云將危社稷

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

寺人監主東宮諸閹陸德明曰寺如字又

侍音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

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

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

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

淮南王允來朝

朝直
遙翻

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

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

駿封臨
晉侯

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

帥讀
曰率

楚王瑋屯司馬

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

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
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

歲盡考課
諸州郡事

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

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

廣駿甥也使爲近侍以防左右間已然終無益也

帝不

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

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

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

首開萬春門

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翰芮翻爲于僞翻索山客翻

引東

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

之不然無以免難

難乃旦翻

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

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

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

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

隔絕不知國家所在

國家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

何得安坐茂乃

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顧

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顧魚毀翻

問太傅所在顧給

之曰

給徒亥翻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

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

委兵而去也

尋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顧秀之子也

裴秀見七

十八卷魏元

皇太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

射而亦翻下同

曰救

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

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

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珽濟張劭李斌

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

尉文騫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珽臨刑告東安公繇曰

表在石函

珽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三年作石函藏之宗廟擊虞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

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

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

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
帝咸熙元年爲于儁翻

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

刑趣讀
曰促珧號叫不已

號戶刀翻

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

之外孫也故忌文鴛以爲駿黨而誅之

諸葛誕文鴛事見七十七卷魏

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

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内外王戎謂繇曰

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從

遠丁願翻

壬辰赦天下改元

改元
元康

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

魏建

永寧宮太后居
之悝苦回翻

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

后居

龐皮江翻

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

履霜

者堅冰之漸言陰始凝而至于堅冰也此誣楊太后以爲與駿爲姦謀非一日之積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司復

同漸如字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要讀曰邀同惡相

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

公文姜與焉魯莊公既立夫人孫于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

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

司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陵中書監張華議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

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

貶皇太

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
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
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從晃
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
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
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
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

省

號戶乃翻稽音
啟省悉景翻

董養遊太學

董養浚儀
隱者也

升堂歎曰朝

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

言庠序所以申孝弟之義今滅
母子之大倫則建學果何爲也

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

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

乃至此乎

處昌
呂翻

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養後與妻
荷擔入蜀

不知有司收駿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芝爲

曹爽司馬斬關赴爽

事見七十五卷魏郡
陵厲公嘉平元年

宣帝用爲青

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

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爲
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
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
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
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
一人將即亮翻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
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
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濫賞所以開覬幸之心其禍誠如此遺于季翻樂音洛凡

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功行賞又倍於東安公之時也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執咸復諫曰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

宜弭息

翕衆也合也習重也因也因也仍也言衆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比毗至翻塞悉

則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

姻家

夏侯駿字長容潯家女之所因故曰姻鄭玄曰壻父曰姻夏戶雅翻

故至於此流聞

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

從舅右衛將軍郭彰

晉文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將軍從才用翻

女弟之子賈謐

賈后女弟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爲後

與楚王瑋東

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

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

惡烏路翻

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

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

帶方

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杜佑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鹽縣以南荒地置帶方郡

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

喜延士大夫

好呼到翻
喜許記翻

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

滎陽潘岳

武帝泰始二年分
河南置滎陽郡

清河崔基

齊大夫崔
氏之後

勃海

歐陽建

姓譜越王句踐之後封於
烏程歐陽子孫因以爲氏

蘭陵繆徵

是年分東
海置蘭陵

郡京兆杜弼摯虞

按毛詩傳摯國出於
任姓子孫以國爲氏

琅邪諸葛詮

且詮

綠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武帝泰始二年分
汝南置襄城郡

南陽鄒捷齊

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珍高陽許猛

泰始元年分河間涿郡置高
陽國瓌姑回翻珍止恐翻

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

琨皆附於謚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
事謚每候謚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

愎蒲逼翻
好呼到翻

惡烏路
翻下同

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

瑋怒楷聞之不敢拜

不敢拜受
中候之職

亮復與瓘謀

復扶又翻
下復矯同

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

姓譜古有岐伯爲黃帝師又周太王居
岐山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爲岐氏

皆有寵於瑋勸

瑋自昵於賈后

昵尼
質翻

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

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

肇

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說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

將軍

矯稱瑋命諧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

以瓘撫牀事也見八十卷武帝咸康四年

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

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

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

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

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

本軍瑋所掌北軍也

復矯

詔召三十六軍

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

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

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

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

帥請曰率

又矯詔亮瑾官屬

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

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瑾亮帳下督李龍

曰外有變請拒之

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

亮不聽俄而

兵登牆大呼

呼火故翻

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

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

趣讀曰促

長史劉準謂亮曰觀

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
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
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
不聽初瓘爲司空

武帝太康三年瓘爲司空永熙元年免

帳下督榮晦有

罪

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莊子有榮啟期

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

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

說輸芮翻下同

宜因兵

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

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

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

不知所出

恟許
勇翻

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賜虞幡

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

音制有白虎幡賜虞幡白
虎威猛主殺故以督戰

虞仁獸故
以解兵

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

所爲遂執之下廷尉

下遇
稼翻

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

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

監工
銜翻

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

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

泰嚴兵將助瑋

泰宣帝弟子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

泰時爲司

空晉公府有

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

西東閣祭酒

問音問也定問猶言實音問也

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

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

春秋公羊傳曰

春秋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謚神至翻

於是

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謗木所以通下情也

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寃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過陟加翻擊也

上言曰初矯

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

綬音受

如矯詔之文唯

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

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爲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

朝直遙翻下同

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

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

據杜預左傳注庶姓非同姓

而儒雅有籌略

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

廣城君郭槐頠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

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

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願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楊十郡爲江

州

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

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王東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

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彤余中翻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

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卒子恆翻

賈后

恐太后有靈或許寬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

符書藥物等

厭益涉翻伏也劾胡得翻治鬼曰劾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鮮卑

宇文莫槐爲其下所殺弟普撥立拓跋綽卒子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

考異曰本傳鑒封昌安縣侯今從

帝紀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

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衆向洛陽歸降當入河內界今爲

馮翊都尉所殺蓋自穀遠歷河東界度河至馮翊界而被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是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傳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

十月卒二書附年月多差舛故以本傳爲定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

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

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

澹河南尹之名音徒濫翻又徒覽翻

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廆自徙河之青山徙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在營州郡

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

雨于具翻深式浸翻

荆揚兗豫

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月宋志五

行志閏月庚寅今從晉書帝紀

焚累代之寶

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如讐武庫火華

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據通鑑

隙開於明年蓋數誅大臣禍皆從中起故華懼有變而列兵固守也

及二百萬人器械十

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

調徒鈞翻

拓跋祿官分其

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

水經注濡水出禦夷

鎮東南鎮拓跋魏太武時所置也師古曰濡音乃官翻

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

參合

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參合縣拓跋魏復置縣屬梁城郡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柁

統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

省拓跋魏後置盛樂郡汗音寒也徒河翻

使猗也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

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

郡箕澹

姓譜箕商箕子之後又晉有大夫箕鄭父從才用翻

往依拓跋氏說猗也

猗盧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史言

拓跋氏益彊當是時晉朝大臣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爲變也衛操箕澹輩何爲去華就夷如是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爲凜凜矣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亦可知矣說翰蒯翻下之說同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

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

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 北地有馬蘭山羌居

其中因爲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 殺北

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 敗補 征西大將軍趙

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

事更相表奏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濟子禮翻解戶買翻姓也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 歐

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 撓火高翻撓也又音擾又

女巧翻又尼交
翻又女教翻

徵倫爲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

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

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梁王彤使誅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爲之說彤曰

爲于偽翻

氏羌自反非秀之罪秀

由是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

張華使梁王彤殺秀而不遂既至洛陽獨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邪

倫因求錄尚書事又

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倫爲

秀殺華頠
系張本

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

敗補
邁翻

秦雍氏羌

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

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

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

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

又劾戶繁翻

冬十月詔以處爲建

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

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爲之

俱隸

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

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

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駿爲外戚夏戶推翻朝

直達翻

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

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

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

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

袁山松曰

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唐爲邠州

有文武才若專斷而

來

斷丁亂翻

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

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爲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

分漢陽上郡置永陽郡魏改爲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

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

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

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

郡武都縣西水經注所謂瞿塘者也賢曰仇池山在今
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
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
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
却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
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鹽

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
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
亂十二月自畧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
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
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帥讀曰率

是歲以揚烈

將軍巴西趙廆爲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氏

羌

廆許今翻爲趙廆亂蜀殺耿勝陳揔以啟巴氏張本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

前漢志扶風好時縣有梁山

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

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

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六陌在馬嵬山西

處軍士未食彤促

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

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

死朝廷雖以尤彫而亦不能罪也

尤過也

秋七月雍秦

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九

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

左僕射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

案此宰翻

說文曰同官爲僚同地爲案爾雅曰案僚官

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

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

復扶又翻會古外翻

家有好

李賣之恐人得種

種章勇翻

常鑕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

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

孟嘉爲從事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無是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

以爲是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爲同亦此意

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

之三語掾

掾于綃翻

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

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

宅居也

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

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

朝直遙翻好呼到翻

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

寧馨兒

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嫗紆遇翻馨呼刑翻嫗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寗武子之甯洪

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爲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

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泰山胡母輔之音母

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鄉本胡國因曰胡母氏漢有太史胡母恭陳國謝鯤城陽

王尼尼晉書作尼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當讀爲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内王尼即此

王尼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河内人若作尼則當音女夷翻

達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仕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其心而不制

至於醉狂裸體不以

爲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

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

吏部郎比舍郎釀熟

比毗寐翻近也

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

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

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樂音洛

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

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易繫辭曰夫易開物成務韓康伯注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張氏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

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處矣楊萬里曰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爲事事物物自無而有無者物之未生事之未形見者也故曰無者開物成務與諸儒說易之旨不同無往而不存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累力瑞翻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

屈於所習

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俗崇有者辭不能通其意遂爲所屈也

因謂虛無之

理誠不可蓋

蓋掩也

一唱百和

和戶卧翻

往而不反遂薄綜世

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

經實謂有經世之實

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行其辭訥者贊其旨

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

處昌

呂翻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砥礪

謂砥節礪行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

悖蒲內翻

忽容止之表瀆

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于裸裎褻慢無所不至

裸裎露體也裸郎果翻程馳成翻

士行又虧矣

行下孟翻

夫萬物之有形者

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爲已分

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無爲已分矣

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

遺棄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

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

治直之翻

心非

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

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

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

重直龍翻

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

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也拓跋猗玁

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

既度漠北遂西行略取諸國

積五歲降附者

三十餘國

降戶江翻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

大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

宕渠縣漢屬巴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爲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賓國城李氏之先康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

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實但宗翻宕徙浪翻魏武帝克漢中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

安二
十年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畧陽北土

號曰巴氏

魏分臨渭平襄略陽清水四縣置廣魏郡晉泰始中更名畧陽郡

其孫特庠

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

俠戶頗翻

及齊萬

年反關中荐饑

荐才旬翻爾雅仍饑爲荐

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

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

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

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

朝直遙翻苾蒲必翻又蒲茂翻勞力

到且監察之

監古銜翻

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

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

復豐稔

復扶又翻

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

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

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李特事始此七年關中饑

考異曰帝紀元康八年雍有年而華

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八年特就穀入蜀今從之

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

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

雍容和緩自得之貌驕貴以貴而自

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
爲老言二王不任軍事

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

沈持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林翻

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五

起屠維協洽盡上章君灘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

水經注扶風美陽縣有中

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西

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

洗悉薦翻

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國語曰蠻

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

禹平九土

而西戎即敘

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叙班固曰即叙者言就而叙之

其性

氣貪婪

婪盧含翻

凶悍不仁

悍侯罕翻又下罕翻

四夷之中戎狄爲甚

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

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

已然之效也

單音禪朝直遙翻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

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

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寶爲贄稽

音而邊城不弛固守

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

也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

周宣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盡境而返比于彊

不驅之而已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四裔乘間得入中國

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衛

邢長狄入三國之類間古蒐翻

或招誘安撫以爲已

用

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與之犄角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與晉戰于鄢陵

誘音

自是四裔交侵與中國錯居

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間鮮虞介燕晉之

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間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

及秦始皇

并天下兵威旁達攘外安內當是時中國無復四裔也

事見秦紀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

關中種章勇翻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蕃扶元翻

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

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

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

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

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即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

翻夏戶雅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復扶

又翻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

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

士庶

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

盛

蕃扶衰翻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爲橫逆

橫戶孟翻

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

積子賜翻聚也

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

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

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

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

之界

先零罕开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都舊白馬氏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开苦堅翻

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

各附本種

種章勇翻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

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

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

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戶雅翻

風塵

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遠于願翻閼與礙同

雖有寇暴所害

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

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

卒

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

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

復扶

又翻荅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

樂音洛

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

怖普布翻

故可

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過未鳩

過他歷翻爾雅曰過遠也鳩集也

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

謂氏羌之反暴掠平民關

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爲讐敵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治直之翻

道不著而

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

濟遇否能通

否皮部翻

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更工衡翻

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

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

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口實謂糧食也

處呂昌翻

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

糝桑領翻以米和羹也

故當傾關中

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

害也

氏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今我遷

之傳食而至

謂所過郡縣遞給其食也傳直應翻

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

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

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

者以積倉

遺于季翻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

去羌呂翻

除旦夕

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

暫與同

而忘永逸之

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

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衆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

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厨

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

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

三率

率讀曰帥音所類翻

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

結外虜

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

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穀遠

縣漢屬

上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

遠今沁

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

步孤遠

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

今五部之衆戶

孤遠後

代語訛耳郝散事見上卷四年

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

於氐羌

驍聖堯翻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

心

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

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

公正始七年句如字

徙其餘種於滎陽

種章勇翻

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

孳津之翻生也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

熾昌志翻

今百姓失職

民不得安於耕鑿是失職也

猶或亡叛犬馬

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

不逮耳

顧內顧也

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

論語孔子曰丘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

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

夏戶雅翻

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之辭

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

用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

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考異曰

帝紀云以穎爲鎮北大將軍今從本傳

徵梁王彤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

河間王顥爲鎮西將軍鎮關中

彤余中翻顥魚容翻

初武帝作石

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顥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

故用之

顥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爲穎顥各據方鎮以

阻兵張本

夏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

考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爲尚

書令改封高密紀誤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

晉志太醫

令屬宗正

又以簾箱載道上年少入宮

簾盧谷翻說文竹高篋也少詩照翻

復

恐其漏泄往往殺之

復扶又翻

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

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

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毀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

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

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

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

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

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

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

張華

處昏亂之朝位冠羣臣而持心如此天殆假手於趙王倫而誅之也數所角翻爲于偽翻卒子恤翻悖蒲內翻

顏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

說翰芮翻從才用翻

令戒諭賈后以親

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

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顏爲尚書

僕射顏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

位尋詔顏專任門下事

晉制侍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管門下事顏爲侍中專任門下

事賈后之意也 顏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

復扶

崇

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

累力瑞翻

不聽或謂顧曰

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

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史言

華顧顧戀祿位以殞首亡家

帝爲人驚駭

驚駭語駭翻疑也

嘗在華林

園聞蝦蟆

蝦蟆何加翻蟆謨加翻

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

爲子

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糜忙

皮翻

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

如互市

更工衡翻

賈郭恣橫

橫戶孟翻

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

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

孔方

錢圓函方大圓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錢體言

無德而尊無勢而

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

解令聞非錢不發

聞音問

洛中朱衣當塗之士

晉制諸王朱衣絳紗

褫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

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

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

王刑賞相稱

稱尺證翻

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

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

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

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

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即今史之

類阿屋之隈曲棟屋檼也素山客翻

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復扶又翻下頌復史復同

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

奔走道路

說文荆楚木也司徒漢丞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園陵被皮義翻

雖知事

小而按劾難測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搔擾驅馳各競免負

負罪也

于

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

故有臨時議處之制

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

其罪處
昌呂翻

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

當丁浪翻

恐姦吏因緣得爲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

曲議謂曲法而議自

爲淺深

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

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

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

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

其下

檢校檢束也

事同議異獄犴不平

犴魚肝翻野獄曰犴

夫君臣之

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塞悉則翻斷丁亂翻下宏斷同

主者

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

大臣釋滯若

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

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

人主權斷若漢

祖戮丁公之爲也

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

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

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

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考異曰刑法志叙頌奏續顧表之下而云侍中太宰汝南王

亮按顧表引元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蓋志誤也

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

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

郎今史尚書郎及尚書蘭臺令史也出法駁案者謂

出於法之外而爲駁議也駁北角翻

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

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

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

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分河東郡之

汾北爲平陽郡

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

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

張華字茂先裴頠字逸民厭於鹽翻

棄典禮而

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

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溺奴狄翻

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

敦徒門翻
索蘇各翻

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

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

數所

角翻廣城君恒切責之

恒戶登翻

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

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

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

之

爲子偽翻少詩
照翻長知兩翻

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

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費牛必

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

郭槐妬狠而垂沒之時所以告

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權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復扶又翻下同

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

太子太子幼有令名

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

及長不好學

長知兩翻好呼

報翻下同

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

虐

誘音酉

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

朝直遙翻

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

揣初委翻

輕重不差

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

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幽閒令淑者良有

以也呼到翻好

東宮月俸錢五十萬

俸扶太

子常採取二月用

之猶不足

探吐南翻又他紺翻探取預取也

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

麵等物而收其利

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客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

食葵是也藍盧甘翻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經曰藍實人家蔬園中作畦種蒔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

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麵屑麥爲之

又好陰陽小數多

所拘忌

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

之則韋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

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

有微苦宜力疾朝侍

苦亦疾也朝直遙翻

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

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

畫室以五采繪畫室屋也畫與畫同

後園

刻鏤雜作一皆罷遣

鏤郎豆翻

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

國體貶損令聞

敗補邁翻聞音問

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

忌

攣問緣翻

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

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

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恐太子不得安

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

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

著陟畧翻

刺之血流

刺七亦翻

錫預

之子也

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

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

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

事裴權諫曰

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傳咸寧元年置詹事掌宮

事二傳不復令官屬

謚后所親昵

昵質翻

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

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

故也

爲于偽翻

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

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

賈后殺楊駿廢太后天地之所不容也觀其姑姪之間所言若

此則其心固不能一息安也

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

更工

衛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

娠升人
翻孕也

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

太子於是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

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

問張華

帝在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
左右各領一軍愍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

之四率率
所律翻

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

至今日

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
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衛率

士感知已是以盡

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

東宮俊又如林

時江統潘滔王敦等皆爲東宮官屬
馬融曰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又

四

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

錄尚書事

朝直逢
翻下同

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

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華自言
事任不

可以伊
尹自居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

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

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遣卞爲雍州刺史

雍於
用翻

卞知言泄

飲藥而死

賈后剛悍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
必死于賈后之手意卞言實華泄之也

十

二月太子長子彪病

長知兩翻彪甫
斤翻又方閉翻

太子爲彪求王爵

不許虧疾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

爲子
偽翻

賈后聞之乃詐

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

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

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

臣子以君父
爲天故以君

父之賜
爲天賜

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

彊其
兩翻遂

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

潘岳此事自當赤族
其後天假手於孫秀

耳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

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如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

謝妃太子母也要約也言并以書與謝妃約刻期內外俱

發也如毛飲血謂盟誓也彰字道文蔣氏彰母蔣保林也內主言將立爲后也三牲牛羊豕也北君北帝也按此書不惟無徵左使常人觀之亦知其僞爲而不可信晉朝王公卿尚書黃散視而不敢言張華之諫實亦不敢發賈氏之姦姑引古義依違而言之耳裴顧請檢校傳書者賈氏之姦無所逃矣而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宜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大亂也

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

曰通書如此令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

諸公王宗室諸王之

爲公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

致喪亂

喪息浪翻

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

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

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

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

長廣公主武帝女下嫁甄

德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

事

欲以此言脅羣臣也

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

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

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

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

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

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行自表

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

清談之禍起於何晏何晏猶與曹爽同禍福若王衍者又不逮

何晏

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保林蔣俊

保林良娣漢六宮十四等

之數魏晉以下爲東宮女官品秩師古曰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已卯日食宋志無之按長歷

已卯十七日安得日食

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閭續

武帝置南蠻校

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各有長史司馬

輿棺詣闕上書以爲漢

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

年三年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

選師傅

重再也重直龍翻

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

悛丑悛

綠翻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續圉之孫也

閭圉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賈

后使黃門自首

首式救翻下同

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

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

令持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

持書御史即治書侍御史

詔宮臣不得

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薤魯瑤等冒禁至伊

水拜辭涕泣

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水經注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洛陽

縣南北入于洛

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

樂廣悉解遣之

樂廣時爲河南尹

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

付郡者河

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與故未釋

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

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

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

說輸芮翻下乃說不辟黜亦翻聞音問

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

攄抽居翻語牛倨翻

廣亦不

坐敦覽之孫

王覽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

攄肇之孫也

曹肇見七十四

卷魏明帝景初二年

太子至許遺王妃書

遺于季翻

自陳誣枉妃父行

不敢以聞

丙子皇孫彪卒

非疾也作霖按彪字道文不當作

考異曰帝紀彪

霖今從傳

三月尉氏雨血

尉氏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

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爲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雨于具翻

妖星見南方

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妖於驕翻見賢遍翻下同

太白晝見

晉天文志曰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中台星拆

史記天官書曰

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君臣乖戾漢天

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

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

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

張華少子

韃勸華遜位

少詩照翻題羽委翻

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

待之

華所謂靜以待之者欲何所待也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

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郎士倚

等

右衛督常從督殿中中郎皆屬二衛武帝甚重兵官殿中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司馬雅宗室之

疎屬也從才用翻

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

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

冒密北翻

可假以

濟事乃說孫秀曰

說輸為翻

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

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

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

言倫秀豫知廢太子

之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

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

通事今史中書令史也中書侍郎本通事郎官名雖

改令史猶以通事冠之陸機惠帝起居注曰張林者黑山賊張燕之曾孫

及省事張衡等

省

亦吏職也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員省事蓋自此始省悉景翻

使為內應事將

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

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

言百姓望太子

復倫等畏逼故背賈氏復太子以求自免罪

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

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

遲其事而遷延未發也

賈后

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

爲子偽翻

非徒免禍而

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問古莧翻

言殿

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

司馬雅許超士猗皆殿中人也

賈后數遣宮婢

微服於民間聽察

叢所
角翻

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謚等早除

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

和戶
卧翻

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

常自煮食於前

被皮
義翻

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

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

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

椎傳
追翻

有司請以庶人禮

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石衛飲飛督閤和

晉
制

右衛有伏飛虎賁二督伏飛刺人赴江斬蛟古
勇士也自漢以來以爲衛士之號飲日四翻和從之

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

丙夜夜三鼓丙夜一籌三更一點也癸

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

下除害

爲于偽翻

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爲

是言邪不顧而出

華素有籌略雅辭氣之悖如此而無以處之蓋亦知衆怒不可遏而已爲

賈后用心不敢背之搏手無策待死而已

及期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

晉二衛有

前驅由基彊弩三部司馬

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中宮

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

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

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

南御道之南也

遣翊軍校尉齊王冏

武帝太康元年置翊軍校尉冏居永翊

將

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

華林令華林園後也魏起芳林園後

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晉志華林令屬大鴻臚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

子駱子孫以爲氏又秦之先有大駱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

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呼火故翻阿今相傳從安入聲就

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

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

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問

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

得不然

恨不先誅梁趙也

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

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

晉志暴室令屬光祿勳

詔尚書收捕賈氏

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

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郎尚書郎也師姓景名

倫等斬

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

朝直達翻

且報宿怨

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

倫秀怨華頠系事見上卷元康六年

結系弟也秀亂關中結議秀罪應誅故亦怨之

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

稱詔詰之曰

詰去吉翻

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

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

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

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

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

不從父母

家坐罪而死也

甲午倫坐端門

宮門正南門曰端門

遣尚書和郁持節送

賈庶人于金墉

楊太后太子適之廢史皆不書爲庶人此獨書賈庶人者正其罪也

誅劉

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張裴親黨
黜免者甚衆閭繢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
肯今果不免命也

語牛倨翻

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

事

晉志曰丞相相國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

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非復人臣之職也今按宣王懿以丞相輔魏文王昭以相國輔魏皆非人臣之職置

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萼領冗從僕射

萼枯花翻楊正

衡音孚晉志冗從僕射屬光祿勳從才用翻

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

濟子禮翻

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

黃門郎即

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

也官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

百官總已以聽於倫

朱氏曰總已謂總攝已職

倫素庸愚復受制于

孫秀

復扶又翻

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

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

屬迎太子喪于許昌

帥讀曰率

追封適子彪爲南陽王封彪

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

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

謂太子遣王妃書自陳誣枉衍不敢以聞也

請禁

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

前平陽太守李重榮陽太守荀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

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督爲記室

魏文

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記室主文翰東督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爲

東續漢志曰記室主上章表報書記

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爲參

軍

殿中郎尚書郎也主殿中曹

組勗之子

勗爲晉初佐命之臣

崧或之玄孫也

荀或爲魏初佐命之官

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

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丁酉以梁王彤爲太

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

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祿賜班位
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光祿大夫蓋魏
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爲專官後世
則爲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三大夫皆
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者則謂之金紫光祿
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
夫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不合

言有持異
議者也

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

齋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立臨海

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

太子之廢也歸王妃于父母家

太子

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

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清河康王遐

薨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

沈持林翻

宿衛將士皆畏服

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

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

中護

軍掌兵轉太尉則兵權去矣

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

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

勅戶槩翻又戶得翻

允視詔乃秀

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

此蘭臺令史也

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

下七百人直出

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帥讀曰率

大呼曰

呼火故翻

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

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掖門

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

允不

得入遂圍相府

時倫以東宮爲相府

允所將兵皆精銳

將即亮翻

倫與

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

內以應允

左率即左衛率

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

飛矢雨下

陳讀曰陣射而亦翻

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

續漢志尚書三

十六曹郎曹有三主書此主書司馬蓋相國府官屬倫所自署置睦息隨翻姓也

箭中其背而

死

中竹仲翻下同

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

至未中書令陳淮

前有中書令陳準淮蓋準字之誤也

徽之兄也欲應允

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

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鬪也陳準蓋以帝

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爲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

乃使司

馬督護伏盾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

司馬督護亦殿中將校屬二衛

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肩誓曰富貴當與卿共

之肩乃懷空板出

空板不書詔之板本無詔書而別取空板懷之以出也

詐言有

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肩因殺之

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廸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

陽

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

初孫秀嘗爲小吏事黃門郎潘岳

岳屢撻之

孫秀琅邪人潘岳爲琅邪內史秀爲小吏給岳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

衛

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

建表倫罪惡見上卷元康六年

崇有愛妾曰綠珠

綠珠善吹笛太平廣記曰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

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孫

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

陽建奉允爲亂收之

考異曰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趙王倫

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懼不應被收時方宴于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今按石崇傳孫秀索

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君

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

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

足而乾沒不已乎

蓋戒岳乘時射利不知止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

利爲沒乾音干一說以水爲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 及敗岳謝

母曰負阿母

阿從安入聲

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

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

於朝堂

朝直逢翻

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

賓徒縣前漢屬

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

晉志驍騎

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冏意不滿

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

昌

爲冏自許昌起兵討倫張本

以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

事未幾薨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

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

可通行

謂禪代然後有九錫非常典也

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

九錫之命也

謂周勃霍光定策以安漢室且不聞有九錫之命所以折倫秀之姦謀也

張林

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

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

復扶又以頌爲光祿大夫

以頌爲光祿大夫

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

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云頌爲光祿尋病卒今從傳

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

其子參撫軍將軍

撫軍將軍文帝以授武帝遂以代魏倫以加其世子意趣爲何虔中

軍將軍

武帝受禪置中軍將軍統宿衛七軍尋罷已而復置

詔爲侍中又加孫秀

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

右率右衛率也不解此官者欲握東

宮兵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

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彤

爲之彤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

黠點下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畧

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

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史言倫秀兵已在頸乃圖非望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

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

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晉志光祿

大夫假銀章青綾者品秩第三加特進則品秩與左右光祿大夫同矣晉置興晉郡在唐河州界

詔

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

廞許今翻

以成都內史中山耿

滕爲益州刺史

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九年改諸王國相爲內史考異

曰帝紀作耿滕載記華陽國志作滕今從之

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

懼以賈后
親黨連坐

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

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

廡同郡

李特黨類本巴西人
趙廡亦巴西人也

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

廡勢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

特等入蜀事始
上卷元康八年

滕數密表

流民剛剽蜀人懦弱

數所角翻剽匹
妙翻悞奴亂翻

主不能制客必爲

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

蜀地阻險

恐秦雍之禍更移

于梁益矣

流民本居秦
雍雍於用翻

廡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

州被詔書遣

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二城皆秦

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也少

詩照 廡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

郡構怨日深

州謂益州郡謂成都此言廡滕構怨也

入城必有大禍不如

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

李特等本巴氏蜀人

以其徙居秦州

陳西夷行至

陳西夷謂西夷校尉陳總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校

尉之職行且至成都也晉置西夷校尉於汶山平越
且

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

江源縣漢屬蜀郡後

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爲多融縣又改爲晉原縣唐蜀
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漢江源縣地犍居言翻

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

帥讀曰率下同

廡遣兵逆之戰于西門

滕敗死

考異曰華陽國志曰戰于廣漢宣化亭殺傳詔按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戰于廣漢又趙廡若

已與滕戰不應欲直入州今從載記

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

死

請其屍而葬之死讀曰屍

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

揔揔至江陽

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劉璋分江陽郡唐瀘州瀘川綿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

聞

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

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

言西夷府揔蜀兵之要順謂耿滕逆謂趙廡使

揔助滕討廡也

誰敢動者揔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

南安

縣屬犍爲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
白曰榮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川縣皆漢安南縣比

音必寐翻

涪音浮

已遇廡軍模白摠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

軍則州可得

言破廡軍則益州可取罪人斯得矣

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

也言順流而退廡軍勢不能追必無所害摠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

吾無嫌何爲如此

兵臨其前猶發是言陳摠特庸人耳

模曰今州起事必

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遂

自潰摠逃草中模著摠服格戰

著陟畧翻

廡兵殺模見其非

是更搜求得摠殺之

搜尋也

考異曰帝紀廡又殺犍爲太守李家汶山太守霍固按華

陽國志捷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
邠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
歔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益州牧

考異曰晉春秋云建號太
平元年他書無之今不取

署置僚屬改

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

王官謂晉朝所
命者被皮義翻

李庠帥妹

壻李舍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

帥讀曰
率楊正

衡曰晶音精武帝泰始二年分扶
風置始平郡費扶涕翻他徒河翻

氏苻成隗伯等四千

騎歸歔歔以庠爲威寇將軍

沈約志威寇將軍
四十號之第七

封陽泉

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六郡即天水畧陽等六郡壯勇流民之壯
勇者北道自關中入蜀之道斷丁管翻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